

珂雪齋集

下



〔明〕袁中道 著
錢伯城 點校

珂雪齋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下





珂雪齋集卷之二十三

報伯修兄

弟出都凡三月，始抵吳門。蔣蘭居相邀，晤於西湖。至潘雪松小桃園同住半月。所謂仙者甚謬，蓋靈鬼也。鬼因弟至，頗進熟相啗，弟深厭之。何物老魅，妄稱上仙，可恨！然世間事，定須親見一回，不然終不了然。

弟回家，于門外遇小兒子，都不相識，相向而揖，可發大笑。比入村中，荷葉山老樹枝幹皆禿，嚶鳴館已將頽，苔錢滿地。不知吾兄弟，何日復遂夜牀聽雨之樂也。

中郎官聲甚美，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。而以病瘡，未出者累月。弟嘗謂中郎明膽具足，實有用世之具；而天性慵嬾，置之山水間則快，而置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。邇來之病，弟前在吳時，已略知之，不待今日也。韓昌黎有言：「逆而行之，必

發顛狂。」不若棄去，解一閒散爲妙。身與官孰親？已與大人商之，大人亦以爲然。

弟今年廿七歲矣，功名抑塞不酬，下帷徒勞，頗有一發不中則息機之意。聊借尊疊，以耗壯心，而遣盛年，豈能同古人之韜精沉飲者哉！弟嘗謂天下止有三等人：其一等爲聖賢，其二等爲豪傑，其三等則庸人也。聖賢者何？中行是也。當夫子之時，已難其人矣，不得已而思狂狷。狂狷者，豪傑之別名也。鄒魯之間，不知庸人凡幾。夫子未嘗以傳道望之，而獨不能忘情于禽張、曾皙、木皮輩。夫子之眼目，豈同于世之碌碌者哉？居今之時，而直以聖賢之三尺律人，則天下豈有完人？反令一種鄉愿，竊中之似，以欺世而盜名；而豪傑之卓然者，人不賞其高才奇氣，而反摘其微病小瑕，以擠之庸俗人之下，此古今所浩嘆也。即如古今相天下者，無毀無譽，小心謹慎，保持祿位，庇廕子孫，此皆庸人作用。若豪傑者，挺然任天下事，而一身之利害有所不問；即丰稜氣燄未能渾融，而要之不失爲豪傑。如張江陵猶是豪傑手段，未可輕也。若弟輩者，上之不敢自附于聖賢，而下之必不俯同於庸人。馬肆駭龍，鷄羣疑鳳，世眼自應爾，而豈所望於具隻眼者哉！此番如不得意，即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，儘可逍遙度日。不然，一瓢一笠，流浪江湖，不大落莫也。

龔外祖祭文已成，送奠軸去矣。追思同遊石洲，舞拳光景，豈可復得哉！五月

內，大水幾決江隄，近日又復崩數十丈，不三五十年無公安矣。兄前議欲遷澧州，其實澧州城極狹，覓一可居之宅亦甚難。鼎州又太遠。以意度之，不若於長安村祖屋基上治宅，兄弟櫛比而居。此間樹如鄧林，田同好時，塘中既富菱芡，湖上復饒魚蝦。族中尚有兩三忘機之老，可以晤言。他年功成歸來，即同摩詰輞川、淵明栗里矣，何必他求！說者止虞偷兒耳，然如兄一官清貧之甚，寧有積蓄。至如弟輩者，雖以十二幅長束請之來，亦不來也。此議既定，便可令人種樹栽竹。度兄宦遊尚可十年，十年後竹樹已蓊鬱矣。此間車湖風景最佳，水中之洲若再加數丈，以石捍之，作一圓蕉其上，以此積雪千頃，供養心脾最快。今已作一疏，令一僧募石。兄有俸寄數金，以助成可也。人便，偶爾喃喃不一。

寄李龍湖

中道，楚腐儒也。長營箋疏，無復遠志；繭守一室，空懷汗漫。先生今之李耳，相去非遙，而自遠函丈，深爲可愧。秋初有丈夫紫髯如戟，鼓棹飛濤而訪先生湖上者，此即袁生也。不揣愚昧，敢以姓名通之先生。

答開府梅衡湘

龐居士有言：「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古人種種方便，皆殺機也。或於經教上殺，或於無義語上殺，或於人情事變上殺。殺得不留遺種，方是安居消息。今安然豢賊於家，以賊爲子，何時寧謐也！只如向來明白處俱是賊，不可冒認。承下問，僭效一得，亦邸中臘月扇耶。

答陶石簣

伯修不意一旦至此！生死生人之常，但恨死得太蚤，資糧恐未全辦耳。伯修於參學信解已久，即不能如楊大年、張無盡之徹底乾淨，其於爲白樂天、李漢老之流有餘矣。兼之數年以來，用力修行，或不至墮落，然亦大可怖也。

自初喪以來，家中寂寞之景，殆不忍言。身後僅有一遺腹，七月而字，復不育，血胤從此遂絕。三孀號哭，腸爲之斷。作官十五年，尚有千金之債，歸去又無一宅可居。嗟乎！此千金之負，生時既不能還，豈終一筆勾銷耶？言及至此，人生果何利于官，而必爲之乎？其爲不幸中之幸，則以生時用佛法薰習家人，三孀皆學道；又兄弟

中子息皆艱難，弟亦僅有一子，今年十一歲矣，從嫂氏之命，立以爲後，亦忠厚慈仁，或可恃以養老。彼逝者脫然而去矣，後死者之苦，殆未可言也。

念愚兄弟，數年以來，彼此慈愛，異常深重，如左右手，不能相離。自入都門，兩日不見，則忽忽若有所失；一時相聚，載歡載笑。中郎仕進之念漸已灰冷，弟亦惟以去年了場屋事還山。伯修作事，期于妥當，姑欲留此一年，斟酌情境，乃可言去；其算記南還，亦未嘗出今年之外。方欲共結白蓮之社，共享清淨之樂，不意命與願違，倏忽即去，哀哉！痛哉！自聞訃以後，忽忽如癡，惟覺腸中有如針筍。昔迦葉阿難，結集首唱，如是我聞，皆云昨日見佛，今日已云我聞，莫不隕淚痛哭。彼斷結聲聞，猶不能忘情于去來，況我輩乎！料理後事，悉黃慎軒居士，盡心盡力，可無遺憾。若非此公，則其苦亦有不忍言者矣。

生死之際，甚不易言。不知近日居士何作工夫？果於經論上參耶，抑于公案上參耶？果泛泛參耶，抑專提一句話頭耶？當提話頭之時，果能發起根本疑情，如一人與萬人敵否耶？果能不爲昏沉妄想之所奪耶？果能廢寢忘餐，兀兀如死人相似否耶？如大慧所云「啐的折，爆的斷」，已到耶，未到耶？古人有云「大死之後大活」者，果如何而謂之大死耶？如何而謂之大活耶？二六時中，既不參禪，此一種妄想業識

如何打發耶？若縱之，則撥無因果；若制之，則又止動歸止，止更彌動。不縱不制，而能大休大歇，有念而無念，是何景象耶？願居士明以教我。

趙州云：「老漢行脚，除粥飯二時，是雜用心。」夫趙州之智慧不爲劣矣，其行脚參禪之期不爲不久矣，遇人不爲不多矣，用功又如此其專也。今之學道者，二十以前不知有學；二十以至四十，爲功名，爲詩文，爲應酬，爲好色，爲快活，其雜用心處何多也？偶于一機一境，見些光景，即強附于理須頓悟，舍理行而修事行，何古人之難而今人之易也？此弟之所大惑也。

答陳布政志實

弟僥倖得附貢籍，原出望外；至仁兄云「家庭鬱拂之後，藉此上慰尊人」，此語非情均骨肉者不能言也。弟于世緣已矣，乃不忍見大人之鬱鬱也。而帥兩弟作文以娛之，家大人即色喜。故苦心一載，遂得藉手以報。弟自信弟之作舉業，即淨業也，即菩薩行也。仁兄亦信之否？

承問及日來行持，弟謂學道只以見性爲主，見性只以參求爲主，此外可不論也。至于專修淨業，必山中清閑無事之人爲之，作官時可不必耳。淨業必捨塵勞，塵勞又

難卒捨。是以作官又欲棄官，歸家又欲棄家，而因緣已定，又欲棄而不能棄，即此身已無處站立矣。與其捨塵勞求淨業，不若即塵勞爲淨業。如仁兄作官清廉，不培民財，此非淨業乎？一念不忍之念，常欲使之得所，此非淨業乎？隨事隨地，隨力隨心，逐處可行方便，此非淨業乎？塞上多虞，寬一分受賜一分，至於調停得法，深憂預防，無生事，無啓釁，使無血膏草野之苦，此非淨業乎？必以持珠念佛爲淨業，而以此非淨業，此等見識真井蛙疑應作蛙也。願仁兄一心作官，作一日官，即是一日淨業。但問發心如何耳。若從身上起念，即大成小；若從度人上起念，即小成大。此千古大乘大人之學，斷斷乎不能易也。

陽明先生，乘大願力之菩薩也。當時南征北剿，迄無寧時，以淨業視之，若不相蒙矣；然謂之非菩薩行，非淨業也，可乎？龍溪此等脈絡，見得極明，到今日幾成冷地矣。近日修淨業者，汲汲乎厭其官而欲去之；及至于家，則又有父母、妻子、兒女等事相絆，不能修矣，未幾而又出而爲官矣。皆是舍世緣求淨業之病也。其實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宗族、奴僕，處置得宜，令無失所，皆淨業也，到此纖毫不必移動矣。出也可，處也可；忙也可，閒也可。至簡至易，至妥至貼。此即弟近日見地，近日行持。

至于參求一事，亦隨處可以參求，只于人情事變內討探天機。知仁兄生死心切，

弟敢悉心搜露。雲中無友，聊以當乙夜之清話耳。

家兄襄事久畢，承盛奠家舅，俱舉行矣。老父如常。家兄居家，甚瀟灑快活，與數衲子激揚宗乘，亦不專修淨業也。家夾山舅并壽亭舅，俱下世矣。人命可嘆，可嘆！承分俸過厚，謝謝！有便，尚容致書。

寄同學

近日于事變內，稍得些快活消息時，諸公有謂作官妨道者。弟謂既已見宰官身，不必更學沙門事。但此心與天下痛癢，實實相關，隨其所居之位，留心濟人利物，即是大功德，即是菩薩行也。若願行止于一身，即終日念佛持戒，止是人天有漏之因。若願行在天下，即終身做官，出入塵勞，亦是青蓮種子，此處斷斷乎不疑也。不絕欲亦不縱欲，不去利亦不貪利，不逃名亦不貪名，人情內做出天理來。此理近道學腐套，然實是我輩安身立命處也。

與梅衡湘

久不獲通候明公，然近嘗于酉卿處知動定。數年來俗態紛紛，乃明公靜而觀之，

真所謂「長安雖開，我國晏然」者也。此乃不動聲色，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手段，非真實學問何以有此。自禿翁去後，絕無可與言者。近日京師有志者，都向事相上理會，所謂人微取證一脈殆將絕矣。

念公嘗周旋否？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中郎虎賁自可念耳。生僥倖一舉，可漸了書債。不知今年作何景象，自覺心疏膽薄，終亦無益于世。悔往者親遇至人，不能細心窺其機用之妙，用世出世，都成當面蹉過，良可歎也！

與丘長孺

久不聞長孺消息矣，孟白云在家頗理生事，長孺計算差勝我，想亦不堪拙耳。又聞前所生子復不育，姬侍日多，生計日艱，出門愈難，畢竟作何區處也。弟已中舉，較秀才時差快，今聊復隨順世緣，遁跡朝市，頗自覺省力。望長孺來如望歲，不知何時可起行也。弟甚懶書牘，屢欲作字寄無念，竟復中止，會時幸道意。衡湘先生寄聲，候羸之感，無日忘之。家六休作閭浮提第一快活人，頗聞其踪跡不？會期不遠，不多及。

答鄒南阜

先兄在日，家庭講求之暇，靡不私淑明公。每得明公一字，則灑然暢然者終日。意亦欲少完世緣，偏歷名勝，當即走匡廬五老之間，親炙至人耳。不意天奪其年，有志未就，痛矣何言！明公道誼深重，注念朽骨，大悲用心，豈尋常可測。先兄著作亦不甚富，哀其遺言，僅得十冊，早晚且就木矣，刻成尚欲求玄晏之敘，以圖不朽。承命謹護遺篇，敢不銘佩。

中道不堪世緣，久擬灰心，而家門不幸，以此復圖世榮，少慰嚴親。明公獎借逾涯，非所敢當。復承清吏之賜，感激無地。舍親道宇先生，不屑不潔，聖門之狷，已斐然成章矣。近日混跡漁樵，永斷世念，想明公所欲聞耳。草草不次，尚容續候不一。

與丘長孺

前梅長公來，得手教，知今春必入都，但恐酉卿回，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，未能頓行耳。弟春試事，不知若何。若非貴客，即遊客矣。趁此色力強健，徧探名山勝水，亦是快事。前書說謙光最妙，然弟自覺，往日涉世，全是些客氣，近日氣稍

平，故人謂之謙耳。蓋資質冲和，我遠不如長孺及西卿，即已亦甚受累。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，漸漸銷融，便覺偃旗息鼓，有許多太平氣象。此長孺十年前學問，我今方到之。我之不及長孺遠矣。天下多事，有鋒穎者先受其禍，吾輩惟嘿惟謙，可以有容。

繁華氣微，山林趣重，終當伴中郎於村落間耳。前往拜李長者墳，泫然欲涕。龍不潛鱗，鳳不戢羽，何言哉！兄家事不知近日若何？畜聲妓一事，甚能縛人。本爲行樂設，然却有許多苦，即防閒一念，費心已甚。真不如開後閣縱之耳，何如？

答蘇雲浦

別後兩日，王髯遂以一剎那赴閻君之召，酒席上遂少一賞鑒人矣，真爲可嘆！前月下江邊，習習作雄吞狀，人命脆薄如此，轉令吾輩益怕死耳。

小園東畔，折去草舍，以湖上瓦亭子立其上。梅枝結屈向隱於茆屋之上者，今皆舒出作蛇龍攫搏之勢。明歲已擬枯坐其下，遠遊又將漸止耳。

馬元龍有字來，云黃慎軒已擬司成，爲省中所彈，今改用人矣。其彈狀大約爲其結社譚禪也。中郎已決棲山之志，弟度之未始非計也。亡嫂又以此月之末，附葬先

壠。臘月之約，將無虛耶？此時小園梅花盛開，騶從至公安聚譚數日，亦是快事。竹中忽得此一隻癯鶴，嘹唳數聲，令人神骨皆清。擬作一詩奉酬，匆匆未成，容嗣致也。

與黃慎軒

前吳僧來，得尊札并佳墨數紙，貧兒暴富矣。山中起居安否？世間得失，總屬幻泡，即法門行踪，亦成鳥蹟。此人微一路，不知已究竟否？

柳浪閣上，間與中郎提唱，此外絕無可言。李君棄諸生從軍，亦恢奇。渠云入蜀不見慎翁，政如泗洲不見大聖也。希一接之。

與曾長石

前欲走繡林奉謁，奈今年風寒，殆不減長安，以故不能出。今歲因宿春將絕，教授自給，依然作老蠹魚故事，殊自笑也。柳浪湖上三千張緒，石簠莊裏百萬龍孫，太史能鼓剡棹，草木生韻矣。湖上主人欽重明德，中春亦欲奉訪，但要約須豫，不然恐成望岫息心耳。何思已歸，有字通否？因中郎報禮邑令之便，草率寄候不一。

與王石洋

每動念，輒欲來漢上，而又以他事輒止者數矣。夏間半在沙市，半在小園，甚適。然不敢痛飲，幾如蘇公之三蕉葉也。小居不堪住，稍稍修理完，即有嫁女事，亦甚奔波。又不得把筆作文，每作文即發病。聞仁兄靜坐習業，此是好消息，再得良朋，彼此劇切，高中何疑，可不須夢也。文字遜志，理會精密溫粹，化其叫號粗疎之氣，則百發百中之技也。知仁兄需此切，故言之。

陶不退丁艱，南歸過此。其長子竟病死于此地，藁葬路旁，真爲可憫。久不晤學道之友，如此公者至誠真實，畢竟難得也。廬山僧迎如來歸，草此奉訊不一。

答長石

久欲過上邑奉晤，承尊旨候何思居士同來，故中止耳。日來爲嫁女忙，今幸已了，然窮欲槁矣。今且欲逐家兄，往玉泉看功，便窮覽青溪、紫蓋之勝，亦一快也。玉已去，留此二十餘日。年來學道，見此境界未能免有情癡，豈沙劫之治習未能頓盡乎？